

紫琅
诗会

窑变

◎马智友

在窑前,当我闭上眼
身体好像藏到一件陶瓷里
轻轻敲击有瓷的回音

瓷器用茶水浸泡冲洗
会越来越亮,为了被利用
以一套的形式集中出现
善变的陶瓷自己动手上釉、
画瓷
等待柴窑烧成至尊的骨瓷

因为公路拓宽,烧制陶瓷的
柴窑

就要远离。在窑洞的出口
我必须带你回到泥土
奔向辽阔。而一座窑的倒塌
沉闷的声音
要用多少荒凉,来覆盖

玉兰
一瓣

走出大观园

◎汤凯燕

近日翻一本书《秋水堂论金瓶梅》,作者田晓菲。前几年读《金瓶梅》,竟觉得它比《红楼梦》更好。当我脸色黯淡地在上下班人流中飘来荡去、斤斤计较着每日支出,当我不再年轻,不再貌美,浪漫与感性在实际中消磨殆尽,便活成了贾宝玉口中的“死鱼眼珠子”。

《红楼梦》是少男少女的恋情,纯洁梦幻。大观园将成年人排拒在外,自成方圆。然而少男少女总要走出园子,自诗的意境进到纷繁复杂的丛林,接受风雨摧残后面目全非。娇俏聪颖的黄蓉在《神雕侠侣》中便是工于心计的妇人,不再讨喜。

《金瓶梅》是成人世界,市井生活扯下遮盖的外衣,人人各怀心事,欲望如电网一般纵横交错。它展现的恰是《红楼梦》所唾弃的,是赵姨娘、多姑娘之流,烂泥般的人生浊臭不堪。然而浊臭中又充满着人情,恶有恶的道理,恶有恶的曲折。每个人都身不由己,任命运浪涛将自己颠上倒下。

《红楼梦》对赵姨娘没有同情,但她在众人鄙薄的眼神下一遍遍经受拷打,才练成了厚脸皮。尖酸刻薄是她的武器。女儿探春对她的无视又何尝不是戳在她内心的一根针?

“爱读《金瓶梅》,不是因为作者给我们看到人生的暗——要想看人生的黑暗,生活就是了,何必读小说呢——而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。慈悲不是怜悯:怜悯来自优越感,慈悲是看到了书中人物的人性,由此产生的广大的同情。”田晓菲说。

也许当我们开始试图理解潘金莲,我们也便理解了我们自己。



太湖秋思

◎薛华娟

请拿下父母的面具

◎林小森

“如果婚姻幸福,等孩子睡着了,你会不由自主与伴侣去做些浪漫的事。”这是77岁的日本主妇大关和子,在电视台访谈中,总结的50年婚姻美满之道。她带着害羞表情笑着说,她与丈夫年轻时,在孩子睡着后做的事包括去清酒屋喝酒聊天,玩乐高拼图,在厨房把音乐开得极低,跳一场舞,做各式各样的果酱,以及亲手做一艘“和子号”航模。77岁的老太太还为此作和歌一首:

等孩子睡着后
去做些淘气的事吧
把父母严肃的面具搁在一边
此刻你我不过是在河堤上
啾啾放着烟火的少年

从孩子出生,到他18岁离家去上大学,每一对夫妇都会面临一个问题——父母的面具戴久了,忘了取下来。很多夫妻已经发展到离了孩子就无话可说、无事可做的地步。尤其是做妻子的,哪怕在安顿孩子睡熟之后,依旧在孜孜不倦地与丈夫探讨孩子的成绩、孩子的钢琴考级、孩子怎么也学不会的泳姿、孩子是否得老师欢心。是的,东方女子一旦有了妈妈的名衔,就很少想到自己的伴侣,思量到他有什么喜悦与忧愁。

中国妈妈恼火的一点是:“为什么替孩子操心是我一个人的事,为何

我要承受这种‘丧偶式育儿’的焦虑和劳累?”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研人员,发现了家庭生活的枯燥无味,对男性参与育儿工作的影响——他们通过大脑扫描发现,男性大脑中主宰育儿的区域,与感受浪漫情感的区域靠得非常近,这两块区域并不像女性那样离得远。换言之,男性在婚后,只有对情感生活满意,他才会分出相当精力,主动为妻子分担育儿的责任。这与帝企鹅家族中,公企鹅只有感受到母企鹅的一往情深,才会连续60天在狂风暴雪中一动不动站着孵蛋,以及把小企鹅牢牢用身体遮挡温暖,是一样的道理。

所以,趁着孩子睡着了,尽可能去做些浪漫的事吧。春天,蹑手蹑脚换上软底鞋,一同挽手去看月下的晚樱,去夜宵小摊上吃萝卜丝煎饼和荠菜花煮鸡蛋;夏天,往对方的脚杆上迅速抹上一层强力防蚊水,一同出门去看萤火虫出没。没错,此时成百上千的萤火虫正打着灯笼寻找自己的爱侣,绿莹莹的微光明灭,犹如在发摩斯密码。它们在草丛溪畔组成了绚丽的光流,令人震惊;秋天,当然要出门赏桂花啦,采回的一小袋桂花可以半夜做糖渍桂花,添加在烧酒和酒酿小元宵中;冬天,已经下雪了还等什么,

做了父母就不能出门打雪仗吗?

把新堆的雪人带回来放在阳台上,等着孩子明天早上起来问:是谁带回来的雪人?是谁瞒着我又出去玩雪啦?

你们完全可以心照不宣地偷笑,不承认这是趁着孩子睡熟后干的好事。没错,唯有你们的紧密关系让孩子有点小嫉妒,有点小吃醋,这样的夫妻关系才是有弹性、经得起考验的。夫妻结为伙伴、战友、同盟与最具默契的知己,这会让孩子意识到,要是做了令妈妈不高兴的事,也会受到爸爸的回击,他根本没有机会两面三刀。

夫妻在一起几十年,当我们垂垂老矣,能够追念的相处时刻,难道是孩子睡着后,郎打游戏妻刷刷的淡漠场景?一日之间,仅有的独处时机,不是这样用来随意浪费的。我的朋友孩子,孩子刚过一岁离不了人,所以等他睡着后还要悉心看守。于是夫妻俩只是在厨房里做酸奶、烤蛋挞,一人一只耳机,分享心仪的纪录片。

孩子记得,因为有这些浪漫时刻做铺垫,孩子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要做手术的生死关,他们也熬了过来。彼此没有抱怨、没有推诿,只有双方不约而同攥紧的手。

芬芳
一叶

“铲屎官”马丁

◎小茹

“铲屎官”这个词,我是从朋友马丁处听来的。

有一回和他聊天,他说每天很忙,忙着做“铲屎官”。

我问什么意思?他说:“就是伺候猫大爷啊。每天至少得给8只猫铲屎,你说我忙不忙呢?”

马丁养猫,有个标准:从不花钱买猫,只收留流浪猫。

他痛恨人类为了颜值,去杂交混血猫,然后产生买卖链。“那些布偶、美短、折耳之类的名贵猫,因为杂交,基因突变,基本都带有先天病。美是很美,但是猫很痛苦。倘若主人不好好给它们治病,它们都活不久。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。”马丁恨恨地把最

后一句重复说了一遍。

马丁说,他收留流浪猫,只是为了能让它们长寿一点。作为一个生命,猫同人类一样需要尊严。

马丁先后收留过22只流浪猫——一只前肢被人踩断遗弃在街头的猫;一只从黄鼠狼夹子下逃脱出来的猫;一只快要饿死的母猫带着一只同样快要饿死的小猫;一只胸前创口有七厘米长、肌肉溃烂光见到骨头的猫……每一只猫,都带有一个含泪的故事。

“为什么喜欢猫?”我问马丁。

马丁说:“治愈啊。我每次回家,总有猫待在家门口迎接。晚上在家加班,也有猫陪伴在身边。每

回不开心,只要抱一抱猫,烦恼就随风消散了。”

马丁接着又说:“猫生过程同人生过程一样,有快乐有开心,也会经历生老病死。养猫不仅仅要做好心理准备,比如可能睡不好一个安稳觉;也要做好金钱准备,猫生病时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少。”

确实,我看到了马丁的付出。凌晨时分抱着生病的猫去挂急诊;周末去医院陪住院的猫说话,自言自语一个钟头;猫往生了,他哭得稀里哗啦的……

从马丁那里我明白了,“铲屎官”和猫的关系,并不仅仅是主人和宠物的关系,而是彼此互为陪伴。

心窗
片羽